

Rula Jebreal

MIRAL



米拉尔

鲁拉·哲布里娅 著 朱沉之 译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013028833

I546.45
52

米拉尔

鲁拉·哲布里娅 著 朱沉之 译

MIRAL



Rula Jebreal



北航

C1638021

I546.45
52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·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拉尔 / (意) 哲布里娅 (Jebreal, R.) 著; 朱沉之译.
—北京: 法律出版社, 2011. 2
书名原文: MIRAL
ISBN 978 - 7 - 5118 - 1477 - 7

I. ①米… II. ①哲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3153 号

米拉尔

[意] 鲁拉·哲布里娅 著
朱沉之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
策划编辑 柯 恒

责任编辑 柯 恒

装帧设计 马 帅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72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4.5

字数 181 千

版本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网址 / 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 / 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 / 010 - 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 / 010 - 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 / 010 - 62534456

上海公司 / 021 - 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 / 0755 - 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 / 029 - 85388843

重庆公司 / 023 - 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 / 010 - 63939781/9782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8 - 1477 - 7

定价: 32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致朱里安

及所有仍相信和平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

鸣 谢

感谢我的家人,是他们给了我勇气,去面对记忆的黑暗一面。感谢朱里安陪伴着我一路回溯,帮我将我的过去与未来重新连接。我还要感谢苏菲和杰罗姆·赛度,他们的关怀和照顾遍及这趟旅程的每一个脚步。感谢碧扬卡·图列斯基恳切的聆听和善待。感谢托马斯·科尔其和他的妻子依莲,他们不仅是我的经纪人,也是我的朋友。特别感谢辛德·侯赛尼和我的父亲奥托曼·哲布理亚尔,他们的人性,以及爱的教导挽救了我的生命,并助我踏上人生的征途。

第一部

辛 德

1

1994年9月13日拂晓,辛德·侯赛尼的死讯震荡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区。耶路撒冷广播电台还没有来得及播出这一新闻,讯息已经从一家到另一家,传遍各处了。那天早上,耶路撒冷旧城的窄巷中传出阵阵急促的声响,就好似平日里准备赶集那样。这声响转而移至萨拉丁大街的两边,出丧的仪仗就要从这里经过。许多店家关着卷帘门,只抱着两臂站在自家的门脸前。棺材离开达尔·埃尔提非孤儿院的消息一经传开,所有讨价还价就立即停息了。达尔·埃尔提非孤儿院就在橄榄山脚下,面向着旧城,辛德在那里倾注了她的一生。自1948年创院以来,它已成为了巴勒斯坦今日和未来希望的象征。

在阿拉伯社区,窗户外面都挂着巴勒斯坦的旗帜。没有上街的居民都站在阳台上,大把地撒着盐、米或鲜花。所有人都为这个一生勇敢谦卑的女性鼓掌,为她荣耀。甚至男人们的眼里也噙着泪。耶路撒冷被沉重的哀悼所覆盖。这是巨大的失落,似乎这座城的一扇大门永远地关上了。

辛德·侯赛尼 1916 年生于圣城。那时的耶路撒冷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。辛德出生之后的头两年时光是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。她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做法官。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。就在帝国陷落之前的几个月，她失去了父亲，一家人于是回到耶路撒冷。当时，巴勒斯坦正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转为英国托管。这一政治地位一直持续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。

辛德同她的母亲和五个兄弟搬到了亚美尼亚区的一座房子里。这处住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侯赛尼家族的祖产，有五间卧室，相当宽敞，她父母结婚之后就住在这里。客厅里仍然装点着辛德母亲在附近老家村里时，用手工刺绣的毯子和靠枕，那里的女人们都以擅绣而出名。房间的中间是一张典型的阿拉伯式桌子，就是一个宽大的银盘，架在黑木的腿上。桌子上摆着一壶水烟。

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，辛德的母亲就掌管起从丈夫家继承的农田和牲口。每天一大早，她都要到偏僻的什克·贾拉，去管理地里的工人。每天她都带着长子克马尔，希望他能熟悉家族的产业，有朝一日好把一切都交托给他。晌午之前，母子二人就起程回耶路撒冷，顺道去一趟辛德祖父的家。这是家长的住所，就在城墙外不远的地方。辛德就在那里与兄弟和表亲玩耍。他们在那里待到日落，然后便各自回自己家去。亲戚们问辛德的母亲，为什么每天都这样来回奔波，她都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丈夫知道，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我们都会回耶路撒冷的家去。他的魂灵晚上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就知道往哪里去了。”

辛德的母亲一生大半岁月都爱着这个人。她十四岁时就依顺两家长辈之约，同他结了婚。因为出身贵族，而她未婚夫的家族里也多是城里宗教或世俗的官员——从省长、市长到审判官，不一而足——所以她的婚礼就成了当地的一件盛事。新娘骑着一匹纯种阿拉伯白马，后面跟着家里的所有族人。她的嫁妆里有三大块地和两幢房子，而新郎则照着阿拉伯的古老习俗，给了她一口红丝绒衬里的铜箱，里面盛满了各式金银珠宝，都是为了婚礼特别打造的：手镯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。辛德的母亲虽然天生美貌，但是她很少穿戴这些黄金首

饰,因为她认为显摆家财是很粗鲁的举止。庆典在新郎的家里举行,女人们准备了小豆蔻和肉桂烤羊、坚果葡萄干香米饭、洋葱肉豆蔻炒南瓜胡萝卜和韭菜、酸奶,还有许多各式水果的拼盘。入夜时分舞会开始,第二天凌晨才散。新婚夫妇由父母陪着,来到亚美尼亚区的新房。亲戚们在屋外,一直等到曙光照红了耶路撒冷的山头。直到那时候,新郎才重新出现,向大家展示圆房的证明。

辛德蹒跚学步的时候,耶路撒冷还算宁静祥和。虽然她是穆斯林,但小时候每年的圣诞夜,她都要到美国殖民饭店过节。那里曾经是一名土耳其帕夏的行宫。每年圣诞,一个有钱但古怪的美国人伯萨·斯帕佛都要在这家饭店为社区的孩子们举办圣诞节派对,还有火鸡晚餐,配上面包和葡萄干填料,然后吃甜点,最后还有礼物派送。饭店大堂的一角有一棵圣诞树,那是辛德母亲送的礼物,是她的儿子们帮她从自家的地里掘来的。庆祝礼毕,孩子们就跟着伯萨到外面,观看工人们将圣诞树移栽到饭店的院里。伯萨总对他的小客人们说:“因为如果我们让圣诞树死掉的话,我们的圣诞派对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。”晚餐后,照着传统,大家用阿拉伯语唱圣诞颂歌。之后,信基督教的就去圣墓教堂做午夜弥撒。

伯萨和辛德的母亲最终为自家地里的农民建立了一所小医院。有一天,一个新生的婴儿被遗弃在医院的门口。两个女人立刻在一位义务医生的帮助下将其收留,并照料了几天,直至最后找到一家愿意收养孩子的农民。

辛德和她的兄弟们受到了极好的教育。他们的母亲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要读几个钟头的书,书目包括一些英文的小说,是伯萨帮忙买的。辛德的母亲尤其重视女儿的教育,因为她说,教育能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。辛德被送去耶路撒冷女子学院,而她的兄弟们则跟侯赛尼、纳沙希比、迪贾尼斯等其他巴勒斯坦的望族子弟一样,在大马士革或开罗的著名大学接受教育。

辛德幸运地在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之一度过了自己的青春。虽然预兆已经很明显,灾难就要到来,但耶路撒冷的孩子们仍然得以在平静中成长。辛德的母亲本希望大大地操办一场,将女儿嫁给一位

堂兄，但辛德希望到大马士革继续深造。1936年，阿拉伯人反对英国托管的起义打断了母亲的计划，也砸碎了女儿的梦。

两个女人洗净了辛德的身体，然后用布裹上——这样死者就能以洁净的身体面对神，就如《古兰经》中所要求的那样。在她们看来，辛德的脸庞十分安详，就好像仍然活着一样，丝毫看不出她最后时刻所承受的极大痛苦。

前一天早上，辛德醒来时浑身都被汗水浸湿了。虽然她竭力掩饰病痛的折磨，女儿米丽安仍决定，将她送去哈达萨医院，那里的医生一直照顾着她。最后，辛德被说服了，但是她提出先从达尔·埃尔提非门前经过。她要看自己的学校最后一眼。

那个时节，园子里已经没有了初夏里传香四邻的花朵。这香气伴随着辛德最快乐的记忆，叫人想念起开花的季节。太阳沿着耶路撒冷的山坡倾泻下来，房屋在烈日里和天空中都融成了一色。

辛德记得，学校创办以前，那块地是多么的荒芜。没有玫瑰园，没有橄榄树，没有柠檬、棕榈、茉莉、石榴、柚子、木兰，没有无花果、小葡萄藤、肉桂和指甲花，没有薄荷、鼠尾草和野迷迭香，更没有园子中心她亲手建的那尊小喷泉——就和她们家住在亚美尼亚社区时的那尊喷泉一样。她的记忆流连在那处地方从前的景象上——没有香味，没有灿烂的颜色，没有女孩子们在操场上追球玩耍的笑声，更没有围墙将她们保护起来，好让她们不受外面种种悲剧的影响。

学校的副校长米丽安是一个充满活力、身形高大的女子——肩膀宽阔，身高近六英尺。她帮辛德在汽车后座坐起身来。在疾病的消磨之下，辛德的身子非常瘦，声音也很微弱。“你来达尔·埃尔提非的时候，是我把你抱在怀里的。”辛德口里这样说着，眼睛一如既往地带着微笑。米丽安一岁半的时候失去了双亲——她的父亲是一名反以游击队员，在战争中阵亡，她的母亲中了埋伏，被人杀死。村里的阿訇将她送到这所学校。刚来的时候，她营养不良，并有肺炎的迹象。辛德接收了她，并让自己的堂兄、校医阿米尔来照顾她。米丽安在达尔·埃尔提非的围墙内长大，并在毕业后决定留在那里。她对

辛德的爱就如同女儿对母亲那样。在辛德重病的几个月里，米丽安都全心照顾她，每天都推着她的轮椅在学校里四处走，并且在需要时用自己有力的双臂将辛德抱起。

汽车从校门口经过，米丽安看着辛德转过头去，向橄榄山投去短暂的最后一瞥。山上的树在今年的第一阵秋风里摇曳，闪着银白色的耀目光芒。

辛德现在看她的耶路撒冷，用的是不同的眼光。她看见这城下的泥土里浸透了无辜的血，她的根被穿越于犹太教堂之下的地洞和秘道所侵蚀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耶路撒冷也在向上伸展，她的叫拜楼和尖塔直向天空里挺立。或许，她想，矛盾正是反映了这片土地苦难深重的历史，反映了它被赋予的悲剧命运，反映了它所同时代表的天国和地狱。当她的汽车一出旧城，她立即被白石房屋上反射的光芒迷了眼；这一切，就好似昭示着希望与和平终要到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论出现什么人。

辛德回想起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。那些时刻也正是她的人民所遭遇的最大的悲剧：迪尔·亚辛大屠杀、约旦黑色九月、黎巴嫩战争爆发，还有在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和帮助下，由马龙派长枪党犯下的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。在这些历史时刻中，每一次事件都预示着另一场失败，是同一幕剧本的反复排演，最终必然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失败。

辛德从车窗里向外望，又捡起了另一条不那么远的思绪：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迫在两条阵线上战斗，一条对内，一条对外——首先是与他们自己，一定要避免陷入暴力的深渊，否则必然将导致失败；其次则是那些毫无原则的政治势力，随时准备将他们的土地用银盘献出，就好像可以交换的商品一样。

她想到第一次因提法塔，*想到她竭尽全力保护达尔·埃尔提非的女孩子不受示威者的伤害，并成功拯救了几条生命。许多有钱的巴勒斯坦人已经离开这里，希望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；而辛德则决定

* intifada, 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摆脱，指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暴动。——译注

留下,为她的人民做一些事。这不仅是发于自觉,更一直是她的命运。而她则毫无克扣地完满达成了这一使命。在她的语汇中,“特权”一词有着特别的意义,即有能力帮助别人的处境和条件。虽然她终生未婚,但正如她总是开玩笑地对她的女孩子们说的那样,她是“耶路撒冷女儿最多的女人”。确实,在1948年,就在她三十岁生日之后不久,那时的辛德仍是一个思想开放、年轻优雅的女人,一位诗人将她与耶路撒冷相比拟,说她是“世界的新娘”。随着汽车开到医院的门口,她想:“现在又会发生什么呢?”

完成学业后,辛德最先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女子学校教书。然后,她和几位同事一起,创立了一个致力于扫除文盲的组织。作为最活跃的成员之一,她跑遍了巴勒斯坦,推动在边远地区建立新学校。她还开着一辆大校车到难民营,接回一车又一车的孩子。他们的母亲生活穷困,无力供孩子上学,正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辛德。那时,辛德相信巴勒斯坦人要翻身,得靠年轻人的文化解放。她所协助创立的组织出版一份杂志,目的是要让人们了解那些为条件最差的孩子们所做的种种努力。

二战结束后,正当世界似乎重新找到和平时,巴勒斯坦却开始陷入噩梦。似乎别处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在这里突然爆发,就像一场致命的大火。这一次,旧城的城墙——安全的古老符号——没能保护它的居民,因为来犯的敌人已经进了城。

辛德毕生坚信,宗教并不是巴以冲突的唯一原因,甚至不是主要原因。在她看来,冲突的根源是政治。但是,她的声音与枪炮无休止的轰鸣相比,就如悄声细语。枪炮以宗教之名,散播死亡和痛苦,而最终宗教所反对的,正是暴力。

阿拉伯的有产阶级大举离城。许多家庭打算等战事结束,仍将回城。辛德的同事也向她许诺,不久大家又会在一起共事。但是,其中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到耶路撒冷;她们在阿曼、大马士革或开罗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与此同时,以色列军队继续着它的征伐,旧城逐渐充斥了从农村逃难出来的人。他们一无所有,只能涌向大城市讨生活,

辛德是她的组织里唯一一个决定留在耶路撒冷的人。她采取的

仅有措施就是离开亚美尼亚区的家,在外面避了几个月,毕竟旧城的西南区太靠近以色列的火线了。

与此同时,所有的男人都上了战场,女人们都在做工。没有学校或大人的照管,孩子们都在街上游荡。辛德就在这时决定在旧城的中心开办一所小规模幼儿园。园里只有两个简单的房间,一间房里有十几张床,另一间则是许多小小的桌椅。之后不久,随着战火蔓延到市中心,孩子们无法前往辛德的学校,她才不得不停了业。

2

1948年4月9日,战火稍稍平息,辛德·侯赛尼就回到耶路撒冷,应地方长官之邀,参加一场有关难民局势的紧急会议。当这个年轻的女子穿过希律门,走在旧城狭窄的街道中,看见的只有稀疏零落的凉棚。而在过去,两边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各式蔬菜。薄荷、孜然和小豆蔻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与水果摊上华丽的颜色交相呼应。

以色列建国前一个月,昏沉沮丧的气氛笼罩了整座城市。在犹太人社区,人们之间打招呼都低着嗓子,走在街上都逃避着别人的目光。在阿拉伯社区,不安的情绪更为明显。清真寺的唤礼声听上去更像是绵延的哭泣,没有了平日里邀请信徒们前来祷告的欢愉。

走到圣墓教堂附近,辛德遇上了一群下层贫民的孩子,大概有五十人。他们有的坐在马路边的人行道旁,互相倚靠着,有的则一动不动地立在街边,好像在等什么人。辛德一接近他们,就发现连年纪最小的孩子都赤着脚。许多孩子都在抹眼泪,而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沾满了泥,头发里都是灰,纠结在一起。她立刻找到年纪最大的女孩子,问她是怎么回事。她看样子约莫十二岁,穿着破裤子,上衣的袖

子也扯破了。

“你们的父母呢？”辛德问，“你们在街上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就把我们丢在了这里。”女孩子一面回答，一面强忍着眼泪。

辛德在她旁边坐下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齐娜。”女孩子抽噎着回答。

齐娜告诉辛德，她是迪尔·亚辛村的。昨天一夜都是枪声，她看见到处都有房子着火，其中就包括自己家。她到处寻找父母，呼喊他们。但因为枪声四起，她只好躲了起来。天亮之后，一群手拿武器的男人突然把她从藏身之处拉了出来，带到村里的广场上。在那里，她看见了其他的小孩，但是没有她学校的同学。她跟别的孩子被赶到一辆卡车上，然后这些持枪的男人就把他们丢在了旧城的城门旁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。

“你在这里等我，齐娜。”辛德安慰她，手里捋着女孩子粘在额头的头发。“我得先参加一个会谈，然后我就回来。”

3

耶路撒冷大区的区长安瓦尔·阿尔·卡地波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辛德·侯赛尼,但他十分了解辛德致力帮助弱势儿童的决心。辛德一走进会议室,他就立即觉察出侯赛尼家的那种独特的坚决。

辛德立即要求发言。“请原谅,但是,在正式开会之前,我想向你们介绍五十多个孩子,是我在离这里几步远的地方见到的。他们是一场屠杀的幸存者。”

“就在迪尔·亚辛村。”区长答道。他也是在仅仅一个钟头之前听说了这一事件。

“他们又脏又饿,惊恐万分。”辛德说道,“我们浪费不得一点时间,必须马上帮助他们。”她向大家重复了齐娜讲述的故事。

区长坐在一张木料厚重的写字台后面,面前堆满了泛黄的文件。他一边听辛德讲话,一边捋着胡子。他的眼睛凝视着一副描绘十九世纪末耶路撒冷的版画,似乎是在设法理解这一切都从何时何地开始的——这一切的腐朽曾沉睡于耶路撒冷的脏腑之中,而今日这些争斗却在将它唤醒。